

閒話北洋軍閥興亡

董崧生

龍虎被困狗運亨通

民國十七年以前，雖有民國之名，但軍閥拚爭，擾攘不寧，老百姓遭受了極大的苦痛。

談到民初的軍閥，袁世凱自然是始作俑者。軍閥混戰，其時間的計算，應從民國元年袁世凱繼任大總統起，至民國十七年張作霖退出關外這一段期間。

關於袁世凱、黎元洪、張作霖三人報導敘述之文甚夥，暫且不表，今自馮國璋代理第三任大總統後，軍閥羣的一些軼事趣聞——部份與坊間的出版品有所不同，提供讀者茶餘飯後談助。

民國五年六月，袁世凱因稱帝遭國人唾棄羞憤而終，黎元洪以副總統職位順理成章的繼任了大總統，舊國會恢復，馮國璋當選副總統。這時北洋軍閥分裂為三系，即皖系、直系、奉系。皖系以段祺瑞為龍頭，直系以馮國璋、曹錕為主流，奉系自然是張作霖掛帥。

當時在北洋有所謂「三傑」者，亦名為「龍、虎、狗」，即王士珍、段祺瑞、馮國璋。他們都是當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時培育而成，是

老袁的嫡系，也是袁大頭的心腹。王士珍較為忠厚，有為有守，人格完整，稱之謂龍則無愧。然而這條龍並未大展身手，飛黃騰達，只不過做過陸軍總長及為時甚短的國務總理而已，沒有實際執掌過大兵統帥權。被稱為「虎」將的段祺瑞，籍隸安徽，自然是皖系的首腦，他生性耿直，但有時剛愎自用，所以為徐樹錚所乘。在袁世凱大總統任內，段擔任過國務總理、陸軍總長；張勳復辟，他在天津馬廠誓師，有再造共和之功。他的政治生命最後是臨時執政，一年後為吳佩孚與張作霖「夾殺」，下臺後寓居上海，不問政事。

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王揖唐與曾毓雋、梁鴻志等有意促段祺瑞出山，在華北做日本的漢奸。段祺瑞大怒，從此不理王揖唐、梁鴻志等，此舉尚見其民族大義，彌足可貴。

「龍」、「虎」兩大將均未「君臨天下」——嘗管大總統的滋味，惟北洋的一隻「狗」——馮國璋，倒是真真實實的當上了大總統。

袁大頭作伐佈暗樁

馮國璋河北河間人，字華甫，天津武備學堂

畢業，清末籌設陸軍速成學堂、將弁學堂，曾任蒙古正白旗副都統、察哈爾都統、禁衛軍總統。

民國成立，馮國璋出任直隸都督、江蘇都督、江蘇督軍，當時袁世凱倚為左右手，讓他坐鎮金陵，壓制南方革命勢力，使革命工作難以行動。王士珍、段祺瑞、馮國璋三人中，馮受袁世凱知遇遠較王、段為甚，但馮國璋才識平庸，常營私人小利，不謀軍國大計，終其一生，毫無可稱道的事蹟。袁世凱生性多疑，雖用馮國璋屏障東南，但對他並不完全放心，故思以美人計予以羈縻監視。一天，馮國璋晉見袁世凱，袁指着座位說：「國璋！坐、坐。」語氣非常和藹親切。

馮國璋鞠躬行禮，很拘謹的坐了下來。「國璋！最近革命黨在南方鬧得很兇，你得多費心去壓制，不然成了氣候就很難辦了。」袁世凱憂心的說。

「報告總統，請放心，我每天都在抓革命黨份子，該關的關，該殺的就地正法，絕不客氣。」馮國璋恭謹的答道。

「好，好——」袁世凱抽了一口水煙，輕彈了一下紙捻，像是非常關心屬下的又說：「國璋



①北洋皖系軍頭段祺瑞。
 ②直系軍頭馮國璋。
 ③直系軍頭曹錕。



呀！工作重要，但身體起居生活更重要，你要多保重才是……」袁世凱若有所悟的繼續說：「你喪偶多年，一直未續弦，這樣不好，我來作媒，你看怎樣？」袁世凱直望着馮國璋，等着他回話。

馮國璋立刻站起來，兩腿一併，馬靴「碰」的一聲，然後一鞠躬：「謝謝大總統！」

「好！好！」袁世凱笑着說：「國璋，你坐坐，今天晚上你就留在府中晚飯，我安排你同小姐見面。」

袁世凱是馮國璋的老上司，今天對他特別客氣，馮心中雖然得意，但總覺得有些迷惑，自也不好問起，只好「騎驢子看唱本」——走着瞧吧！

話說袁世凱為馮國璋作伐的對象乃其府中的一位女教師——周道如女士，時已年過花信，雖貌屬中姿，但學識才具均屬上乘，尤可貴者對袁極為「忠」心，甚獲袁信任。

周道如自與馮督軍在南京成婚後，猶如飛上枝頭，得方面大員為偶，心滿意足。二人婚後鱗鱗情深，恩愛情殷；然袁世凱交代的任務，周道如早已置諸腦後。還好袁世凱總統任內倒也「四海昇平」。到了洪憲稱帝，弄得暈頭轉向，對這檔子事早已遺忘，不復記起佈下的這支「暗樁」。

袁世凱對任何人都存有一份戒心，他曾密令馮國璋伺機幹掉滬鎮守使鄭汝成（鎮守使後改名為護軍使，地位幾與督軍平行），可是又悄悄交待鄭汝成監視馮國璋的行動。老狐狸自認為做

得天衣無縫，那知馮國璋不學有術，非泛泛之輩，性極狡詐，乃暗中將袁之密令示鄭，而鄭亦以密令示馮。從此馮、鄭對袁均心生不滿，凡袁世凱交待的事均虛與委蛇；馮國璋要得比較高明，未為所乘，但鄭汝成仍死於袁世凱之手。

柴米夫妻撈上一票

國民黨二次革命未成，東南三督——李烈鈞、柏文蔚、胡漢民均被袁世凱所奪，袁「王朝」局面粗安，馮國璋與周道如雙雙坐鎮金陵，逍遙自在。周道如腦筋靈光，心想：不趁機撈上幾文，更待何時？盤算既定，於是有一天對馮國璋說：「現在東南無事，倒也平靜，我們何不趁機做點生意，賺些錢存起來以備後用。」

馮國璋一天到晚都在忙，倒沒往這方面想，聽太太這麼一講，茅塞頓開，答道：「好是好，做什麼呢？」

周道如胸有成竹的說：「我們出本錢，由你屬下副官他們出名義，在南京城內城外開上十幾家糧行，柴米油鹽統賣，不就成了！」

馮國璋聽後面露笑容，高興的說：「道如呀，唔——我的好太太，還是你行，就這麼辦吧！」

有權有勢什麼事辦不成，於是不數日南京城內外新開了十數家糧行，氣勢很盛。由於有權一切方便，自然白花花的大洋滾滾而來。當時南京社會私下流傳一句「柴米夫妻」的話，就是指馮國璋、周道如；他倆確也撈了一票。

賣三海魚要在尋寶

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死，副總統黎元洪順理成章的就任了總統職位，又恢復了舊國會，馮國璋風雲際會，以直系為後盾，當選了副總統。

民國六年黎元洪遭督軍團脅迫而去職，馮國璋自然代理總統，算起來是第三任了。這時「狗」真風光極了，在北京城當然是說一不二，大概是周道如的主意吧！此刻自不是開設糧行了，而是大賣三海之魚。有現代聖人之稱的康有為在上海登報：「王正月春馮國璋賣三海之魚。」

其實「聖人」未明真象，馮國璋這隻「狗」再饒，還不至於貪圖三海之魚，其真正目的是這樣的：

據傳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（公元一九〇〇年），義和團亂起，八國聯軍逼近北京，慈禧偕光緒帝等倉皇出宮，臨時時，有感於一些珍奇未便攜帶，於是密令太監包紮後縛以鐵石，沉入水底，以便回鑾時再行撈取。後慈禧駕返北京，由於老弱昏花，忘記了此事，並未撈取。馮國璋即據此傳聞，要招商出賣三海之魚，而真正目的在那些珍奇。此事經康有為揭發，再加上輿論大加撻伐，北洋的「狗」也只好作罷。由此亦足見馮國璋與周道如好貨利之心。

對德宣戰各懷鬼胎

民國三年（公元一九一四年）歐戰爆發，德、奧、保加利亞等組成同盟國，英、法、義、葡為協約國，在歐洲開火，打得難解難分；到了民國六年，戰事已持續了四年之久，成膠着狀態。在這幾年間，北洋政府是否對德宣戰，始終舉棋

不定，因而分成兩派，各持己見，無法決議。段祺瑞力主宣戰，馮國璋則認為應慎重將事。

段祺瑞認為對德宣戰有利無弊，所持理由：「趁此沒收德華銀行存款，在華民營企業及留華與過港之大小船隻；並收回德國在華租界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——膠州灣及青島商埠、膠濟鐵路及沿線工廠。」

在南京的馮國璋（民國五年始當選副總統，即袁世凱死後）實乏反參戰理由，但覆電就是不同意。其不同意自有原因。緣德人以銀彈攻勢，不僅在馮國璋身上大下工夫，而且也在兩院議員中活動。後來段祺瑞召馮國璋入京，見面後馮即不再堅持，而無可無不可了；大多數議員也主張對德宣戰。於是段祺瑞令陸軍次長徐樹錚編練兩師軍隊，待命開赴歐洲戰場；但終未派遣一兵一卒前往，之後變成了段祺瑞私人武力，為其政治活動的資本。

說到德國為什麼大力活動，希望中國不要參戰，其目的在爭取時間，使無東顧之憂，好專心在歐陸對付協約國。當時德軍攻勢凌厲，協約國聯軍屈居下風，岌岌可危，賴二十萬華工及時投入戰場，擔任運輸或為工兵，而協約國得調原運輸兵和工兵直接參戰，二十萬生力軍的加入，扭轉了協約國的頹勢。

由於美國揚棄了保守的「門羅主義」，於一九一七年對德宣戰，大軍投入西歐戰場，使協約國轉守為攻，轉敗為勝，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；但嚴格說來，華工的投入戰場，乃協約國重要的轉捩點。

民國七年（公元一九一八年），北京新國會成立，選舉徐世昌繼任總統。徐為天津市人，清咸豐八年生（公元一八五八年），字菊人，號東海，清末任朝廷要職，民國成立之前為溥儀之師傅。民國三年曾出任袁世凱之國務總理。徐世昌無黨派色彩，純為一官僚政客，亦無大是大非之感。民國十年（公元一九二一年）受直系吳佩孚所迫辭職，在天津、青島閑居，曾約請學人多人，彙編「清儒學案」一書。民國肇立，徐世昌曾表示：「恥食周粟。」一心要效法伯夷、叔齊之舉。可是等到袁世凱之親家周玉山（曾任兩廣總督）代表袁邀約，竟毫不顧規的做起袁之屬吏，其為人不過如此而已，遑論其人格高低，亦證名利誘人之方。

遺老結隊南下求職

民初還有一種怪現象，就是一批自命遺老者，散居天津、大連等地，待天津容納不下，也有不少遺老住到青島——此地山明水秀，他們就託庇德人治下，大做其順民了。多年宦囊所得，為了生活和安全感，全部存入德華銀行，自以為可高枕無憂，孰知人算不如天算，中國突然對德宣戰，德人在華財產盡遭沒收而完蛋。不少遺老為了生活，乃厚着臉皮到處鑽營，希望在北洋政府中求取一官半職，那管什麼氣節。當時有打油詩諷諷這些遺老們，詩云：

「西山薇蕨食精光，

一隊夷齊下首陽。」

夷齊結隊而行，也屬曠古奇聞；詩句詠而諷

，頗能傳神。

徐世昌算是最先下首陽，做了袁的國務總理，袁世凱開「國」，洪憲稱帝，徐世昌再任國務卿，但心中仍懷念故君，每以太傅名義向宣統侍以臣禮，直追馮道之四朝元老（馮道，五代景城人，字可道，性樸厚，能六章，歷事唐、晉、漢、周，官皆將相，自號「長樂老」，著有「長樂老自敘」，以述其經歷，履行有古人之風，字量得大臣之體，所至為人主所重，惟事四姓，相六帝，視喪君亡國不屑意，故後世鄙之！）

曹錕賄選挾持兩院

民國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二三年），曹錕為直系軍閥之首腦，擁重兵為後盾，威逼利誘，雙管齊下，挾持參眾兩院選舉他為總統，除以五千現大洋之代價一票外，並派重兵包圍國會，不選曹錕為總統就別想離開。曹錕賄選的銀票，僅用「任重致遠」四字為憑，無簽名蓋章等，但絕對管用。為他辦理賄選的兩個主角，一個是直隸督軍王承斌，一個是天津總商會會長邊守靖。議員中分為兩派，一派是接受賄賂的，即所謂的「豬仔議員」；另一派拒絕賄賂的，又分兩種情形，一是拿了錢離開北京的，一是未收銀票直下廣州的。

曹錕的主要武力是吳佩孚的部隊，吳當時的名銜是「孚威上將軍直魯豫巡閱使」。實在說，吳較為正直，有所為有所不為，在與曹錕來往的函電中，曹表示金錢賄選總統的事，吳竭力反對，他表示：「這樣不但財務負擔很重，而且也壞

了我們的名聲，當上大總統也不光榮，我的看法如此做沒有好處，而且遺害無窮，請慎重考慮。」曹錕猶豫不決，召集身邊的人說：「你們大家有什麼意見？」曹錕兩眼瞪視着其他在座者。大家都低頭俯視，沒有一句話；只有吳佩孚敢在函電中仗義直言，其他人懾於曹錕淫威，不敢吭聲，遑論反對他賄選，因此也使吳佩孚反對的函電起不了作用。

事後，吳佩孚對人說：「君子愛人也以德，我不希望他（指曹錕）去跳火坑！」

曹錕有兩個弟弟，一個叫曹銳，一個叫曹鎮；曹銳曾做到天津鎮守使，曹鎮曾當到師長，但兩人都是草包，不學無術，只不過倚仗哥哥的勢力而獲得高位而已。可是兩人功利思想濃得很，心想：哥哥能更上層樓，自家也可水漲船高，步步高陞。於是二人便勾結王承斌、邊守靖，促使哥哥賄選總統。李彥青（曹錕的嬖幸）與周夢賢聯合倒吳；後來馮玉祥倒戈，吳佩孚是垮了，而曹錕落得囚禁，一切榮華富貴也就烟消雲散。若是當年吳帥親自入京，面謁曹錕，曉以利害，而其他人也畏於吳佩孚，隨聲附和，賄選一事或可中止，亦未可知。

玉帥再起欲振無力

曹錕當上賄選的大總統，第二年——民國十三年（公元一九二四年），奉系張作霖與直系吳佩孚大戰於山海關，正當緊要關頭，馮玉祥倒戈入京，大捕曹錕黨羽，李彥青就是在此時遭馮玉祥槍斃的，而曹錕則被囚於延慶樓。民國十四年

吳佩孚得到一些軍人支持，居然復出，東山再起，在漢口設立了討賊聯軍總司令部，一時風起雲湧，儼然一番新氣象。這時孫傳芳崛起東南，盤據南京，號稱「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」，狂妄驕橫。民國十五年春，張作霖、吳佩孚會晤於北京，段祺瑞臨時執政垮臺，善後會議烟消雲散。

吳佩孚復出北上，大軍駐於河北一帶，總司令部設於北平城外平漢鐵路線上的長辛店。馮玉祥眼看直、奉兩軍聯合，箭頭指向他，心知不妙，自度力弱，於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，率部退至京綏鐵路線上的南口車站，靜觀演變。張作霖對吳佩孚是表面合作，虛與委蛇，其進入北京志在擴張地盤，以雪被逐出山海關之恥；至於討馮，並非其本意。而吳佩孚呢？雖東山再起，實力大不如往昔，無穩固的地盤，經濟拮据，盱衡情勢，不得已乃退據鄭州，繼入洛陽，一面整訓部隊，一面充實後勤補給，蓄勢待發。北伐軍與吳部大將靳雲鵬反正，革命軍大挫吳佩孚，吳不得已退守河南邊界之鷄公山。此際見大勢已去，乃取得四川楊森將軍之默許而入川。

吳佩孚在川雖受禮遇，但總覺不是滋味。這時北伐成功，全國底定；吳佩孚決定北返，入京後，住城內什錦花園，平日修身養性，讀書寫字，間或邀請三兩知己，吟詠以娛。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日侵華益亟，迫平津陷落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欲促吳佩孚出，以對抗國民政府，吳堅持不允，於是得保一生清譽，值得稱許。

禍女毒殺孚威將軍

關於吳佩孚之死，坊間出版品多謂出於日人牙醫之手，傳聞日久，積非成是。若謂吳受毒身亡，則是事實，但絕非日人所為。

吳中毒身亡的經過是這樣的：緣吳佩孚有一義女名楊惜惜，亦名楊金福，為北平梨園坤伶。初嫁北寧鐵路材料處副處長王哲我（福建人），楊女生性淫蕩，日有需索，久之，王某虛弱，遂得「消渴症」（糖尿病）而亡。楊惜惜再嫁吳家元（字季玉，即遭李裁法殺死者，此案發生於五十年代，轟動一時，吳死時任交通銀行理事）。吳佩孚牙疾拔牙後，日需以藥水漱口，楊女因易接近吳佩孚，吳家元乃囑楊女於漱口水中暗摻毒藥，久之，吳佩孚遂中毒而亡。日軍當局尚以為是日牙醫師暗下毒手，曾詳細調查，仍不得要領。楊惜惜倒沉得住氣，不動聲色，居然到吳佩孚「七七」過後下葬，始除孝南下香港。吳家元授意楊女毒斃吳佩孚，受人利用是為利？或有其他恩怨？至今仍為一個謎。

楊惜惜到香港後，不久染患乳癌，入瑪麗醫院治療，經診斷後，醫云：切除後十數日可癒。有一天，吳家元偕同另一名中國醫生探視楊惜惜，暗中為她打了一針；當吳家元與該中醫離去不及一小時，楊惜惜便暴病而亡，此事三十年代傳遍港九，人盡皆知。吳家元為什麼又下毒手，是殺人滅口？抑或另有所求？實在是一個謎。而吳家元後來遭李裁法擊斃，是天意？是恩怨？真實內情亦無從知悉。不過這位一向以武力統一中國為目的，八方風雨會中州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，竟死於一名女子之手，真世人始料所未及。